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話本 – 剪燈餘話 第三卷

### 鳳尾草記

明朝洪武年間，有一個姓龍的讀書人，本來是南京人。

他的遠祖在宋朝時做京官，後來跟隨隆祐花孟太后南遷，就在江西安家，子孫繁衍，世代保持讀書人的本色。龍生排行第八，六七歲時，年長的人教他詩詞，他聽完就能背誦。九歲時就通曉屬對，作五、七言和絕句詩都值得一看，眾人都贊揚他聰明。

龍生有一個姑姑嫁給祖家，她特別喜歡龍生，龍生常往來於姑姑家中，那裡的人對他也十分熟悉。他姑父有個異母兄弟，雖然住在一起。但是分灶吃飯。這個異母兄長已經亡故，只有嫂嫂練氏和二個兒子三個女兒還在。三女中大女、二女都已嫁人，只有小女兒待字閨中，長得非常漂亮，比龍生大三歲。龍生雖然是少年，但聰穎敏捷，又和順謹慎，並不貪玩。並且善於觀察別人的意思。所以祖氏一家聽到龍生來，沒有一個不喜歡的，小女兒也把龍生看作自家兄弟，不再迴避。

練氏聽龍生的姑姑稱贊龍生好學上進，很想讓龍生做自己的小女婿，而小女兒也眷戀注目龍生。祖家庭院裡有一株鳳尾鬆，已經有百年樹齡。龍生有一天在鳳尾鬆旁吟誦，小女兒看看周圍沒有其他人，就走近龍生，在鳳尾樹下對龍生說道：「家母聽您姑姑誇您聰明，想把我許配給您，我也願意做您的妻子，托您姑姑作主，只是不知道您父母意下如何？假如我們因緣相合，能夠成為夫婦，就是死了也沒有遺憾！不然的話，我嫁的人，不是商人的兒子，就是田家的兒子，縱然是金玉堆滿堂屋，田地連成東西，我還是不願意。」

龍生說：「能夠有你作為妻子，我一生就心滿意足了。」於是兩人指著鳳尾鬆發誓：「如果我們的好事能成功，那麼鳳尾鬆就開花結果；事情如果不能成功，那麼鳳尾鬆就根枯葉死。」盟誓完畢，大家就散開了。

龍生在祖家逗留周旋，大大小小的人都喜歡他，小女兒更加敬慕他。有一次，她曾經親自送茶給龍生，龍生接了茶後，開玩笑說：「茶已經喝了，就不怕不成功了。」家裡人聽到後，也不問他們而當作事實接受了。不巧龍生的姑姑與練氏妯娌對立，並不和睦，所以她表面上慫恿贊成這件事，暗地裡卻阻攔反對，因而龍生的父母猶豫不決，但女方並不知道這個情況。龍生曾告訴女子說：「你既然不便馬上議婚，我也不能馬上納聘，我回去與家母商議，必定要讓你做我的妻子才罷休。」小女兒家裡很貧窮，從來不曾有絲織的衣服上身，也從不施用脂粉。但是，荊枝為釵，粗布為裙，卻打扮得整整齊齊，身上沒有一點髒斑。甚至是裹腳布，也洗得雪白。再加上她性格平和，特別柔順，紡織的精美，剪裁的靈巧，在全家族中是頭一位。兩個嫂嫂對她十分妒忌，她也不計較。龍生看重她的為人，更加有與她成為伉儷的決心，但是良媒難得，姑姑又不極力贊成，兩下裡拖延，歲月慢慢地流逝。

龍生行過冠禮之後，就去參加科舉考試，到女子家的機會漸漸稀少。但是女子想念龍生，從來沒有忘懷過，只有她母親知道她的心思，就開導她說：「我派人到龍生家去談你的婚事，早晚總會有定論，你也不要獨自在心中煎熬，白白損毀了容貌。」過了一段日子，龍生又來到祖家，雖然說是看望姑姑，而真正的目的還在於看看祖家的小女兒。龍生在姑姑這裡住了好幾天，小女兒的兩個嫂嫂都回娘家去了，她獨自一人在小樓上紡織。樓的下面有一條深深的巷子，一直通往後花園，巷道則用半磚壘起的石徑以便登樓。龍生從後花園回來，聽到小女兒的紡織聲，就直奔小女兒紡織的小樓。小女兒見龍生來到，喜氣洋溢在臉上，停止紡織，互行禮節，然後和龍生相對而坐，一邊紡織一邊談話。小女兒順便就把自己的生辰八字告訴了龍生，讓龍生找人推算，預測是否和合。又同龍生詳細談起家裡事情。龍生被她的情意感動，就隨口湧了一首詩贈送給她。詩為：

曲欄深處一枝花，豔何曾識露華？素質白攢千瓣玉，香肌紅映六銖紗。金鈴有意頻相護，繡幄無情苦見遮。憑仗東皇須著力，向人開處莫教差。

小女兒讀書不多，只是識幾個字而已，就對龍生說：「你應該解說一下，讓我聽聽。」龍生便一句一句的闡釋意義。小女兒笑著說：「日後我如果能侍奉你，你一定要教我作詩。

我雖然愚昧，但是日久一定能成功。」龍生說：「婦人女子，特別聰明，憑著你聰慧的心思，學會寫詩是很容易的。」

於是就代她答了一首詩：

深謝韶光染色濃，吹開准擬倩東風。生愁夕露凝珠淚，最怕春寒損玉容。嫩蕊折時飄蝶粉，芳心破處點猩紅。金盤華屋如堪薦，早入雕欄十二重。

龍生又詳盡地為她解說了詩意。小女兒說道：「常聽說您才思敏捷，今天看來確實這樣，使我對你更加景仰了！」於是長久地注視著龍生，說：「看您的神色和志向，絕對不是平庸無為的人，以後一定會富貴顯達。我打算把自己衰弱的體質托付給您，並非有其他企圖，只因為父親早亡，母親漸漸年老，大哥在衙門裡當抄寫公文的小吏，二哥又身陷官府的差役，兩個嫂嫂兇悍可惡，這都是您所深知的。只要能夠遠離兇惡獷悍，讓我們結為婚姻，縱然您沒有官職，我不做誥命夫人，也不失為讀書人的妻子。萬一我不幸流落到俗人手中，那我只要一死而已！希望您考慮謀劃這件事。」龍生開始的時候不過是喜歡她的容貌，沒有想到她一個美女有如此見識，自此以後他愈加將婚約這件事掛在心上，惟恐耽擱了。

不久，小女兒的兄長因為差役而被廢黜，家道也隨之中落。龍生的父母無意再與祖家締結婚約，就推辭了這門親事，因此，這件事就沒有指望了。龍生私下寫了一篇長詩寄給女子。詩曰：

我昔正髫年，笑騎竹馬君牀邊。手持青梅共君戲，君身似玉顏如蓮。愛我聰明耽筆硯，美質文章紫駟健。風鬟霧鬢緋染唇，鳳尾叢邊回見。層樓窈窕洞房深，春纖縷縷抽冰線。蹇修不來奈若何？羅帶同心意乖願！繡襦甲帳隔天涯，未解離魂學張倩。君知許嫁誰人家，我行射策黃金殿。回首清河夢寐中，目斷巫山淚如海。

一天，練氏走親戚留宿在姻親家中，兩個嫂嫂尋機會挑釁，與小姑子大鬧一場。小女兒平時深處閨房，稟性善良，不敢出聲，又不能罵，但是又實在忍受不了怨憤，加上與龍生的婚約突然斷絕，淒涼憔悴，獨自一人無處依靠，這天晚上，竟吊死在小樓上。母親回來，見狀悲痛欲絕，親手給女兒洗滌裝斂，在胸前找到一個繡花的袋子，裡面密藏一幅杏花箋，打開一看，原來是龍生寄給她的詩詞。母親不忍心違背女兒的意願，仍把繡花袋子放入棺木。龍生聽到祖家小女兒死的消息，假托看望姑姑，跑來弔唁。到了祖家，他心愛的女子已是珠沉璧碎，玉殞花飛，快要入土了。龍生淚如雨下，悲痛欲絕，但也只能把女子送到葬處，在墓穴上覆土成墳，然後不勝傷感地回家了。

幾年以後，龍生果然中了科舉高第，後來又擔任要職，顯赫於一時，雖然另外娶了妻妾，但在感情上仍然久久忘懷不了練氏的小女兒。他經常與天師無為張真人談論鬼神，偶爾也說起練氏小女兒的事。張真人見龍生思念深切，就畫符焚化超度女子，過了幾天，龍生夢見了女子，說：「我自從辭別人世，已經二十多年，陰曹地府查閱簿籍，認為我應當生三個兒子，壽命到六十歲，結果氣數還沒有盡，卻死於非命，要讓我再作女人，了結前世的冤孽。昨天承蒙張真人的道力，天府下達，今天要前往河南府洛陽縣在城胡氏家投胎做男子了。感謝郎君對我的厚愛，生死都不忘記我，只遺憾無法報答你了。郎君正當富貴，官位會達到人臣最高一級，福壽豐盛隆厚，子孫繁多興盛。」說完，拜謝龍生，就離開了。走了幾步，又回過頭來說：「郎君好好保重，我與你永別了！」突然間身形就不見了。龍生醒過來後，幾乎不能忘懷，就派人到女子家去看那株鳳尾鬆，原來已經枯死好幾年了。龍生於是作了一首《哀鳳尾歌》道：

有草有草名鳳尾，仙人種在丹山裡。世間百卉避芳菲，珊瑚寶樹差堪比。柔美絕似鳳凰翎，號以佳名同鳳稱。海上行遲珠露濕，洞簫品徹彩雲停。

娟娟旋旒猶貞靜，琉璃刻葉瑯琊。九苞健翮時下來，五色奇文爛相映。日影照耀晴篩金，盛夏絲絲風滿林。豔陽不作桃李態，晚歲實堅松柏心。華堂清處搖新翠，曾與飛瓊翠陰會。倚從未許暫偷香，指樹惟期終作配。那知萬事終非真，幽芳淑質俱成塵。綺檻靈根凋百歲，繡房麗色殞三春。鳳兮遇昨來過此，弄玉台傾鳳尾死。鴛鴦瓦落野棠青，孔雀展歎土花紫。感時撫舊恨悠悠，碧羽瓊瓊萬古休。

敗砌頽垣蛩弔月，荒煙老樹鳥啼秋。花草重栽春又綻，鏡破釵離永分散。因歌鳳尾寓深哀，留與多情後人歎。

## 武平靈怪錄

齊仲和，單名譜，是漳州人。他本來是富家子弟，稍有一點學問，很會寫文章，但是豪俠而不受拘束，揮金如土。元至正十二年，紅巾軍作亂，齊譜的家業蕩然無存，於是只好東奔西走，到別人家做食客。他曾經到武平縣項子堅家做塾師。項子堅出身微寒，突然之間發跡，成了暴發戶，就想光耀門庭，所以婚嫁必定要依附攀扯上祖先有功業的世家巨室，以便向人賣弄誇耀。有聲望但現在又家道中落、貧窮不振的名門大族，就與他締結了婚姻，一方是羨慕世家大族的名聲，另一方則是貪圖暴發戶的錢財。凡是書信、公文、帳冊、記錄等類，都是齊仲和為他起草潤色，不知道的人還以為項家真是書香門第，縉紳人家。洪武五年，項子堅亡故，兩個兒子榮可、貴可大辦喪事，把項子堅葬在長汀縣的山裡，距離他們居所有五十里地。齊仲和為項子堅撰寫了行狀，太史宋景濂應項家請求作了稱述其功德的銘文，並且在墓旁修築歸全庵，庵造得宏偉壯觀，巖然像一座牌坊。又撥出二百畝田作為僧尼的衣食來源，請南華本如真公主持庵中事務，狀元金溪吳伯宗撰文記載了這件事。

以後齊仲和在武平縣往來，因為庵寺正巧在道途中，所以每次經過必定在庵中留宿。這一年他有點小事前往福州，在那裡被人留作塾師好幾年。不久項貴可舉孝廉，被朝廷授予嘉興府同知的官職。那一年倭寇侵犯海岸，項貴可錯在沒有及時報告，被朝廷治罪，結果死在刑部的大獄中，家產全部抄收沒官，庵田也入官充公，僧尼全部散去。

洪武十八年，齊仲和從福州回來，前往項家拜訪，到達庵寺已經傍晚了，就想在這裡借宿，當時他並不知道項家已經敗亡，庵寺也已廢棄。他走入方丈的居處，寂靜沒有人聲，看看全部僧房，有的開著門，有的關著門。最後到了一個僧房，有一個僧人坐在牀上，聽到人的腳步聲，驚奇地問：「誰啊？」齊仲和就把自己的姓名告訴了他。僧人在黑暗中回答說：「原來是老朋友，請坐！」齊仲和詢問僧人的法名，僧人回答說：「山僧剛有這形骸時，您趕上看到我，難道現在忘記了嗎？」齊仲和也不曉得他說的是什麼意思，就又問道：「其餘的僧人在哪裡？」回答說：「偶然到施王家辦水陸法會去了，只有我因為長久患有中風的毛病，不能下牀，所以留在庵寺中。可惜能供役使的小和尚都出去了，也沒有想到您會來，茶食都沒有，拿不出什麼東西款待你。」

齊仲和告訴他還沒有吃飯，僧人說：「供桌上有不到一升的殘豆，您如果不嫌棄，就請拿去吃了吧。」齊仲和餓極了，抓過來就放在嘴裡嚼食。於是順便問起項家的情況。僧人說：「本來安然無恙。」齊仲和感到困倦，請求去睡覺，僧人說：「這裡有幾個客人，每天晚上都會來找我閒聊，一會兒就到，我恐怕您會感到不安定。」齊仲和問道：「是些什麼人？」回答說：「都是附近村裡的良民，也有的與項家有親戚。」齊仲和聽了，高興地說道：「如果這樣的話，那就很榮幸了！」

一會兒，有兩個人先跑了進來，另有五個人隨後來到。

僧人對他們說道：「今天正巧遇上項家的老朋友光顧，留宿在這裡，各位不要驚訝！」齊仲和就請教來人的尊姓大名。

先到的兩人說：「我們是石子見、毛原穎。」後到的五個人說：「我們是金兆祥、曾瓦合、皮以禮、上官蓋、木如愚。」

齊仲和告謙說：「蠟燭油燈都沒有，也不能行禮，希望不要怪罪。」眾人應答說：「既然是項家舊日的塾師，又是這庵寺的熟客，都是一家人，有什麼罪過？」於是眾人就與僧人一起講談論議，口如懸河，爭論不休，深得佛法真諦。僧人說：「諸位久入禪定，怡悅心神，應當避開爭論。但是文人今天在座，我們何不暫且停止空談，來創作詩篇，吟詠佳句，以作為今天這個清靜夜晚的歡樂材料呢？」眾人說：

「好！」於是，石子見率先吟誦道：

管擅文房四寶稱，盡誇鵝眼勝金星。華箋法帖長為侶，圓鏡方琴巧制形。銅雀墜台成風味，玉蟾吐水帶龍腥。莫欺鈍壽渾無用，曾與維摩寫佛經。

毛原穎的詩說：

早拜中書事祖龍，江淹親向夢中逢。運誇秦代蒙恬巧，近說吳興陸穎工。雞距蘸來香霧濕，狸毫點處膩朱紅。於今贏得留空館，老向禪龕作禿翁。

金兆祥的詩說：

身殘面黑眼生沙，棄置塵埃野衲家。僧病幾回將煮藥，客來長是使煎茶。無緣不復勞烹飪，有漏從教老歲華。昔日炎炎今寂寂，莫將冷熱向人誇。

曾瓦合的詩說：

家貧無底欲依誰？散木微軀覺衰。孔聖絕糧寧敢慍，范丹乏米豈辭饑。當年墜地無須顧，此日生塵不可炊。[木骨]稿煙消灰燼冷，蒸蒸日上欲何為？

皮以禮的詩說：

幻身如絮太輕鬆，慣覆盧能與贊公。裡裂不因兒惡臥，縉穿只為匠難逢。塵灰積久無人洗，蟻蝨生多久火烘。零落半歸蟲鼠蠹，固知色相本來空。

上官蓋的詩說：

常人髣髴貴人朱，生者憎嫌死者需。除是飛升無用我，若還解化也須餘。能函蓋世英雄骨，解殮傾城豔冶軀。寄語勞勞塵世客，百金莫惜預先儲。

木如愚的詩說：

長鬚古鬢骨稜稜，心腹虛空不減增。早悟有身應有患，可堪無佛更無僧。頻依鷲室行將腐，久想龍門去未能。朽木枯骸禪寂味，一宵清話勝聞經。

吟誦完畢，眾人拍手大笑，就像旁邊沒有別人似的。忽然風小雲消，月光穿過窗戶，齊仲和隱隱約約看到諸人的相貌，有的身矮體胖，有的身瘦頭尖，有的黑臉而一隻手臂很長，有的帶黑帽而身軀極短。翩翩慢行的披著氈巾，屹然直立的靠著牆壁。最後一個，頭頸像是長滿了鱗片，齊仲和感到非常奇怪，正要仔細再看看，僧人忽然說：「清風先生羅本素到了。」眾人都起來迎接。這時，齊仲和遠遠看見一個老頭，穿著白衣，手持竹杖，姿態悠雅，兩袖翩翩，搖搖擺擺地走來，向著眾人作揖行禮，並說道：「各位朋友，今晚的吟誦快樂嗎？」毛原穎問：「老先生為什麼遲到了？」於是各人把詩作拿給他看。那老先生說：「諸位都說自己的詩作很好，但不免被外來的客人見笑。」皮以禮說：「客人雖然還沒老，但是早晚會同上官公共同坐車，又有什麼關係？」那先生又對僧人說道：「法師為什麼吝惜詩作？」僧人回答說：

「我是等您來一同賦詩而已。」於是大聲吟誦道：

厭見閻浮動火紅，荒山獨守化人宮。三千世界都成幻，百二山河盡屬空。衣薜亂生悲佛毀，牀頭不掃笑僧慵。難尋物外逃禪侶，罕遇橋邊入社翁。

猛虎每游蓮座下，怪禽多宿繡樓中。青苔滿院新經雨，黃葉飄龕乍起風。一對金剛蝸篆面，幾尊羅漢鼠穿胸。殘經缺字函函

損，古器成精件件雄。廣殿窗開留月照，閉門鎖脫倩雲封。謾憐衰朽煙霞骨，莫起摧頹土木躬。良夜豈期佳客集，清吟況與故人逢。案間殘豆充饑腹，樑上深煤染病容。行人輪回歸敗壞，不須辛苦笑疲癯。莊嚴未必成三昧，遊戲何妨運六通。梅子熟時圓覺性，鬆枝偃處記遺蹤。

欲知吸盡西江意，只聽晨雞與暮鐘。

清風先生深深贊歎這首詩寫得好，於是也歌吟道：

臨汀山川，惟說武平。層巒峙秀，眾水瀉清。

蒼龍啟吉壤，白虎開佳城，朱鳥葉卜筮，玄武迎休禎。形環勢抱相回縈，信是天造地設成。當時項家兩孝子，葬父於此守墳塋。歸全復構招提宇，遠請真公作庵主，租糧百石佃人供，鐘鼓三時呷擊聲。

能幾年，遽如許；馬嘶風，駝泣雨。常住之田官所取。明徒之僧俗為侶。檀那一去寺久荒，清宵賦詠來諸郎；毛生脫穎才偏銳，石公持重行還方；如愚守柱，須脫而衰朽。兆祥失柄，斂息而淒涼。皮家之翁衣破絮，垢滿襟裾蟲爭娶。瓦合散誕少持推，上官凶狂使人懼。蹇予放浪號清風，老大弗改玉虛容。平生掃遍天下熱，族親尚在杭城中。癡僧貧病廢病走，枯木寒灰身土偶，無心望賜紫袈裟，默參潛悟慵開口。齊諧非是志怪徒，相逢且復為嬉娛。

功名富貴盛浮世，聲色根塵悲幻軀。參橫鬥落金雞曙，回首東西分散去。要知物我兩相忘，居士墳邊夜談處。

過了一會兒，月亮下山，遠雞報曉，眾人急忙散去，也不知回到哪裡去了。齊仲和走出來一看，不過是一座荒涼的空庵。走回庵寺尋找那個生病的僧人，只見一尊泥像在僧房裡，看泥像背後題字的年月，正是齊仲和住在庵寺中的時候雕塑的，現在已經一片脫落了。齊仲和這才領會山僧所說的「剛有這形骸時，您趕上看到我」這番話的意思。又到其它的僧房，只見破碗支撐著門，禿筆丟棄在地上，老鼠屎堆積在供桌上，於是想到先前所吃的殘豆，大概就是這東西了。又發現爛棉被一條，舊羅扇一把，破舊的瓦甌積滿灰塵，半穿的銚鍋沒了把柄，梁柱上掛著木魚，牆壁上靠著棺材的蓋子。齊仲和為大為驚慌，急急奔跑出了寺門。

走了好幾里路，才發現有人家，於是齊仲和連忙找上門去。主人說：「這個地方空無居民，又多怪物，您昨晚宿在哪裡？」齊仲和把詳細情況告訴了他。老翁驚歎地說：「你的性命好險呵！」並且告訴他道：「項家遭受禍殃，墳墓和庵寺都已塌塌毀壞，他們家在那裡寄存了一具壽棺，近來也被人劈了當柴燒，只留下了棺材蓋。您所遇到的石子兒、毛原穎，不就是硯台和毛筆嗎？金兆祥、曾瓦合，不就是銚和甌嗎？皮以禮就是被字，木如愚就是木魚，上官蓋就是棺材，羅本素乃是舊扇，這些就是您所見的幾樣顛倒成惑的東西。」

他們說有與項家是親戚的，大概就是指棺材而言。棺材是項家的舊物，所以說是親戚。」

齊仲和默然不語，恐懼戰慄得特別厲害。過幾天回到家裡，果然得了重病，於是想起「早晚會同上官公共同坐車」的話，料想自己必然臥牀不起，隨即拒絕醫藥。妻子兒女交口勸他，齊仲和說：「死生都有定數，鬼怪已經先知道了，再去服藥求醫，實在是白白討苦吃啊！」又過了半個月，齊仲和竟然死了。啊！像齊仲和這樣的人，是不是可以稱做豁達的人呢？

## 瓊奴傳

瓊奴，姓王，表字潤貞，是浙江常山人。她二歲的時候，父親就已亡故，母親童氏，帶著瓊奴改嫁富人沈必貴，沈必貴沒有子女，愛瓊奴勝過親生子女。瓊奴年紀十四歲，就擅長歌辭，同時又精通音律，女子的婦德、婦言、婦容、婦功，她四者具備，遠近爭相來求聘。當時同鄉有徐從道、劉均玉二家，求婚特別迫切。徐家本是顯貴者的後代，但是很貧窮；劉家本是平民，但卻突然發財。徐從道的兒子叫徐苕郎，劉均玉的兒子叫劉漢老，兩人容貌都長得俊秀嚴整，並且與瓊奴同年。沈必貴想把瓊奴許配給劉家，又看不起他們門第卑微；想許配給徐家，則又擔心他們家道窮困，所以一直猶豫遲疑，不能決定。

一天，沈必貴與同族中有見識的人商議，那人為他出謀畫策說：「只要求得好女婿，不要去考慮其他問題。」沈必貴問：「那麼怎麼知道他們的好壞呢？」回答說：「這太容易了！」

您盛設酒宴，特地召見二人，請前輩中善於品藻鑒察的人，讓他們暗中觀察，一來觀察他們才識與器局度量，二來試試是否擅長詞章，選擇其中優秀的，把女兒嫁給他。還有什麼比這更好的選婿辦法呢？」沈必貴深為贊同。到二月十二日花生生日那天，沈必貴設筵招待賓客，凡是鄉里有名望的才俊之士，都會集在家中。劉均玉、徐從道也各帶著他們的兒子出席會，劉漢老雖然打扮整齊華麗，對答溫和大方，但是登階下階進退揖讓之禮，未免有些拘謹；徐苕郎則眉目清秀，談吐文雅，衣冠樸素，舉動自如。席中有一個叫耕雲的人，是沈氏的族長，善於識別人品，他一看到徐苕郎，劉漢老二人，心裡已暗暗知道他們優劣了，於是對眾人大聲說：

「同族姪子必貴，有女兒到了出嫁的年齡，徐、劉二家，都希望締結秦晉之好，兩家子弟，人又都長得不錯，但不知這姻緣最後落在誰身上？」沈必貴站起來應道：「這件事由族長作主，那是最好不過的了。」耕雲說：「古代有射畫屏、牽紅線、設座席等故事，都是用來選擇女婿的辦法，我用的方法卻不同於他們。」於是就把兩個年青人叫到面前，指著壁上所掛的「惜花春起早」、「愛月夜眠遲」、「掬水月在手」、「弄花香滿主」四幅畫，說道：「二位小郎君稍稍動動腦筋，試著吟詠，像古人那樣射中孔雀目、奪取衣袍，在此一舉。」

怎奈劉漢老生在富家，懶讀詩書，聽到命題後呆眼仰視，久久不成。徐苕郎則從容不迫地提筆作詩，頃刻之間就已寫成，呈送給耕雲看，耕雲嘖嘖稱贊。他的詩寫道：

胭脂曉破湘桃萼，露重茶靡香雪落。媚紫濃遮刺繡窗，嬌紅斜映鞦韆索。鞦韆驚夢起身來，梳雲未暇臨妝台。笑呼侍女秉明燭，先照海棠開未開。

右惜花春起早

香肩半掩金釵卸，寂寂重門鎖深夜。素魄初離碧海波，清光已透朱簾罅。徘徊不語倚闌干，參橫鬥落風露寒。小娃低語喚啼寢，猶過薔薇架後看。

右愛月夜眠遲

銀塘水滿蟾光吐，嫦娥夜入馮夷府。蕩漾明珠若可捫，分明兔穎如堪數。美人自挹濯春蔥，忽訝冰輪在掌中。女伴臨流笑相語，指尖擊出廣寒宮。

右掬水月在手鈴聲響處東風急，紅紫叢邊久凝立。素手攀條恐刺傷，金蓮怯步嫌苔濕。幽芳擷罷掩蘭堂，馥鬱馨香滿繡房。蜂蝶紛紛入窗戶，飛來飛去繞羅裳。

右弄花香滿衣

劉均玉見劉漢老一句詩也寫不出來，深以為恥辱，父子倆竟然不等宴席結束就走了。於是四座眾口一詞，都認為徐苕郎優勝，徐苕郎的婚事，也從此定了下來。不出一個月，就已擇選吉日下聘禮了。不久，沈必貴因為喜歡女婿的緣故，想讓他經常往來，就把他叫來，安置在館塾中讀書求學。

有一次，童氏偶然患有小病，徐苕郎進內室探病，瓊奴正好在侍候母親進服湯藥，沒有想到徐苕郎會來，一時迴避不及，於是就在母親的牀前相見。徐苕郎見瓊奴容貌絕世，出來後暗暗高興，就把一幅紅箋封緘好，讓婢女送給瓊奴。瓊奴拆開一看，不料卻是一張空紙。於是她笑著寫成一首絕句，以回答徐苕郎：

茜色霞箋照面容，玉郎何事太多情？風流不是無佳句，兩字相思寫不成。

徐苕郎拿著瓊奴的詩句回家，向劉漢老誇耀。劉漢老正恨他奪去自己的配偶，就把事情告訴了父親。劉均玉不責怪自己的兒子沒有學問，反而對徐從道、沈必貴恨之入骨，就造出事端誣告他們，使他們都得不到辯白，最後徐從道全家到了遼陽服勞役，沈必貴全家到嶺南戍邊。兩家訣別的時候，黯黯消魂，旁觀的人沒有不為他們掉淚的；於是雙方從此離散，南北音訊不通。

不久，沈必貴亡故，家道衰落，只留下童氏母女，住在簡陋的茅草店裡，在路旁賣酒。雖然是在患難之中，瓊奴已不再有往日的容貌儀態，但是畢竟年輕，素質純美，終究與一般人不同。有一個吳指揮，想娶她為妾，童氏用已經許配了人家為由來推辭。吳指揮知道其中的緣故，派媒婆對她們說：「徐苕郎到遼海守邊，死生不知，縱然安然無恙，又怎麼能千里迢迢到這裡來成婚呢？與其癡守空房，蹉跎歲月，還不如嫁給我，保你母女享用不盡，也不虛度了一生。」瓊奴堅決不肯。吳指揮又派媒婆傳話，並用官府來逼迫瓊奴就範。童氏十分害怕，就與瓊奴商議：「自從苕郎北上，已經五年了，天涯海角，書信斷絕，真所謂『君處北海，寡人處南海，風馬牛不相及也』。你的終身大事，恐怕要成泡影，何況你父親又突然死亡，我們流落他鄉，權貴豪門虎視眈眈，想要強行下聘，我們孤兒寡母的，有什麼辦法抵擋呢？」

瓊奴哭著說：「徐家遭受禍害，本來是由於我的緣故，倘如我再另外嫁人，背棄他們是不道義的。況且人不同於禽獸的地方，是因為有誠信，拋棄舊日的相好而去尋求新歡，這是忘掉誠信，如果忘掉誠信，或許連豬狗都不如：女兒只有一死而已，怎麼肯再嫁給別人呢？」於是賦《滿庭芳》詞一言表示決心：

彩鳳群分，文鴛侶散，紅雲路隔天台。舊時院落，畫棟積塵埃。漫有玉京離燕，向東風似訴悲哀。主人去，捲簾恩重，空屋亦歸來。

涇陽憔悴玉，不逢柳毅，書信難裁。歎金釵脫股，寶鏡離台。萬里遼陽郎去也，甚日重回？丁香樹，含花到死，肯傍別人開？

當夜，瓊奴就在自己的房間裡上吊自殺了，母親發覺後急忙把她解救下來，過了很長時間，才甦醒過來。吳指揮聽說了這件事，大為震怒，派手下的人把釀酒器全部打碎，又把她們趕到別的地方去住，打算挫折困辱她們。當時，有一個年老的驛使杜君，也是常山人，沈必貴活著的時候與他很好，他可憐童氏母女孤苦伶仃，就把驛站裡一間廊屋借給她們安身。

一天，有三四個穿著軍服的士卒，到驛站投宿，杜君問他們從哪裡來，其中一個人回答：「我們這班人是遼東某駐防軍的士兵，差往廣東、廣西招兵，暫到這裡借宿而已。」

正巧童氏站在簾子後面，發現他們中有一個青年，特別敦厚謹慎，樣子也不大像武士，他走來走去，好幾次注視童氏，那種悽慘的神色十分明顯。童氏心裡一動，就走出來問他：

「你是誰？」回答說：「我姓徐，是浙江常山人，小時候父親曾經為我聘求同鄉沈必貴的女兒，給我作妻子，還沒來得及成親兩家就出了事：沈家發配南海，而我家到遼東戍邊，不通音訊好幾年了。剛才進入驛站，見老媽媽的相貌，與我的丈母非常相似，所以不知不覺感慨悲傷起來，並沒有其它緣故。」童氏又問：「沈家如今在哪裡？他女兒叫什麼名字？」

回答說：「女兒名叫瓊奴，表字潤貞，議親時年紀十四歲，今天算來，應當十九歲了。只是忘記他們居住在哪個州郡。

已經難以尋找了。」童氏進屋告訴瓊奴，瓊奴說：「如果真是這樣的話，那是老天有眼啊！」第二天，她把那個青年叫到房間裡，細細盤問，果然是徐苕郎，不過現在已經改名叫徐子蘭了，至今還沒有娶親。童氏大聲啼哭，說：「我就是你的岳母，你的岳父已經亡故，我們母女流落到這裡，真是萬死一生，沒有想到今天還能夠相見。」於是童氏把這事告訴杜君和徐苕郎的同伴，大家都感歎不已，認為有前世因緣。

杜君於是湊錢備禮，給徐苕郎完婚。

舉行婚禮的那天晚上，喜悅掩蓋不了悲哀，瓊奴暢訴內心的感情，不勝悽慘悲涼。於是朗誦杜甫的《羌村》詩說：

「『夜闌更秉燭，相對如夢寐。』這兩句詩真好像是為我們今天的情況而寫的。」徐苕郎真誠懇切地安慰她說：「不要太傷感，願我們纏綿不解的感情能達到極點，姑且等待來年，我帶你們一同回遼東，那麼我們夫妻的魚水歡情，就能永遠長存了。」

婚禮之後，徐苕郎同伴中有一個丁總旗的，是一個忠厚的好人，他對徐苕郎說：「你正新婚燕爾，不便就離開妻子，徵兵的差使，你就不必前去了，我們會分頭到各州府投遞公文。你好好照顧家室，暫且在此地等待，等我們把公事辦完，再一起回遼東。」於是苕郎夫婦擺設酒席給他們餞行，然後這幾個人就起程辦公事去了。

不料吳指揮偵知了這件事，就以逃兵為名，把徐苕郎逮捕下獄，並且用杖刑打死了他，然後把屍體藏在磚窰內。又急忙派媒婆去恐嚇童氏說：「你女婿已經死了，你可以斷絕這個念頭了，我將選擇吉日抬轎來迎娶你的女兒。如果再不順從，一定要對你們下毒手。」媒婆請求她們允諾以便好回去復命，瓊奴讓母親先答應他們，媒婆離去後，瓊奴就對母親說道：「女兒如果不死，必然要遭受吳指揮的狂暴污辱，我只有等待夜晚自殺一條路了！」童氏一時也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。

當天晚上，忽然監察御史傅藻到了驛站，瓊奴仰天大叫說：「我丈夫的冤案可以昭雪了。」於是就馬上寫了狀子上告。傅公立即向皇帝上奏章請求查辦此事。過了兩個月請求獲得批准，朝廷命令傅公審理此案，只是屍體一直找不到。

正在審訊的時候，突然一陣旋風從大廳前颳起。傅公祝告說：「死去的魂魄如果有靈，引導我前去尋找屍體。」話音剛落，風就旋轉，在前面導引馬首，直奔磚窰前。吹開炭灰，屍體露了出來。傅公委派檢屍官查驗，屍體身上的傷痕清晰可見，吳指揮只好低頭認罪。傅公命令州官把徐苕郎安葬在城外，瓊奴哭著送葬，然後自沉於墓旁的水池中，傅公於是命令州官把瓊奴也安葬在那裡。傅公把詳情報告了朝廷，皇帝下旨給禮部，為瓊奴立牌坊，賜頒「賢義婦之墓」的匾額，以示表彰。童氏也由官府發給衣服糧食，終身優撫贍養。

## 幔亭遇仙錄

杜僕成，是江西巴丘的隱士，寄居在福建建陽。他稟性高尚脫俗，在林木泉石中寄托自己的志向。他有一隻小船，小船裡放有筆牀、茶灶、釣具、酒壺等物，經常盤桓在武夷山的九曲溪流中，人們都推崇他有雅致。

一天，正好是仲秋雨後轉晴，涼風撲面，杜僕成順流泛舟，任憑小船漂流。一會兒，小船停泊在岩石邊，杜僕成仰望岩上，只見那里長滿了翠綠的女蘿、蔓草以及丹桂蒼竹，濃密的樹蔭下散發出陣陣清淡的香氣，香氣四布縈繞。於是，杜僕成把船係好後上了岸，漫步前行。

忽然石門大開，路途平坦，杜僕成知道了到了奇妙的境界，便高興地向前走，只覺得風和日麗，景色明媚，天氣清朗，真是別有一番天地。大約走了二里多路，進入一座大城，城中宮殿宏偉雄壯，守衛戒備森嚴，城門上的金字匾額題著「幔亭真境」四字，大概這裡是武夷君的治所。又走了一里多路，只見喬木美樹環抱下，有一座壯麗高大的建築，流水飛花，雞鳴狗叫，遠望有高屋一所，俯瞰在清澈的池水之上，上面題著「清碧道院」四個字。杜僕成到達門口，只見猿鶴馴伏，芝蘭芬芳，柳蔭下面，兩個童子站立在那裡。

杜僕成向他們作揖行禮，問這裡是什麼地方。童子說：「清碧先生等待您已經很久了。」說著，就進去稟告了。

一會兒，童子又走出來，引導杜僕成進去。

經過了好幾個地方，但見雲霧繚閣，與人間大不一樣，而瓊林瑤樹，似乎與天上相同。最後，他們來到一所高敞的房屋，清碧先生帶著頭巾，係著禮服用的帶子，相貌看起來恭敬莊重，正坐在中間。杜僕成拜了二拜。清碧先生說：「你知道人間有京師杜伯原嗎？我就是。至於你，是我同族兄弟之子，你好好記著。」杜僕成跪在地上告歉：「晚生還沒來得及接受前輩的教誨。」過了好一會兒，清碧先生詳細地問起同宗親黨以及虞集、楊載、范梈各位君子後代的情況，杜僕成恭恭敬敬地回答，都清晰可聽，清碧先

生臉上露出了笑容。一會兒，童子送上百花茶，杜僕成喝完，全然不曉得饑餓。到了晚上，清碧先生讓杜僕成睡在別的房间，紙被絹帳，石枕竹牀，只覺得風寒淒清，難以入眠，只有窗格間明月照人，飛雪入戶，倘若不是精神飽滿、氣息充足、性格堅強、志向堅定的人，是無法在這裡居住的。

第二天，清碧先生請杜僕成吃飯，只有一盤鹿肉乾、一碗芝麻，但是芳香甘美，味道實在非同尋常。吃完飯，杜僕成準備告辭回去，清碧先生說：「此地眾位神仙都住在自己的房舍，但各位年長仙友都會到這裡遊玩，明天應當在我的房舍聚會，我將求取他們的詩文，送給你帶回去，你姑且再住一天吧。」杜僕成聽了，喜出望外。

次日早上，果然有七個穿著寬衣，頭戴高帽，佩帶美玉的仙人來到，一個個風度凝重深遠，氣概不同凡響。清碧先生站起來迎接，拱手高舉行禮請他們坐下。杜僕成直立拱手，屏氣站在門外。一個仙人忽然看著他說：「這個小兒為什麼來到這裡？」清碧先生說：「這是我同族兄弟之子杜僕成，我過去在塵世的時候，屢次推掉朝廷的徵召，專心於著述，現在這些著作都散失了，惟獨《春秋諸傳正》四十八卷還保存著，我平生的精力，全部在這本書中，這些都是各位所知道的。所以我把它存放在石匣裡，用金鎖鎖起來，藏在玉筍山覆箱峰的北山岩。近來因為蛟龍造孽，湍急的水流衝開了洞口，石匣露了出來。我深深擔憂愚蠢的人會私下打開石匣，因為上天所定的氣數還不可以傳告給人世，所以召他來，讓他回去堵住洞口。」於是，大家互相議論《春秋》各傳的得失。一個仙人說：「《春秋》是孔子的手筆，不比其他經書，但是諸位儒生以管窺天，以蠡測海，抱泥地指經中一個字為褒貶，這難道是聖人的本意嗎？大抵上儒家經典中所寫的，有通例也有變例，難以劃一而下定論。首先是國君，其次是封土授爵，這是常例。主持會同掌握兵權，謀劃合縱圖謀叛逆，這就接近於變例了。但是開頭制定法令條例時，懇切地以周王朝為歸宗，王一定稱為天王，正月一定稱為王正月。對於文王、武王、成王、康王顯赫的聲威，儼然加以頌揚，撥亂反正，這應該是為天下後世考慮，但卻認為這是為魯國而作，這難道是聖人的意思嗎？」

一個仙人問：「伯原的意思怎麼樣？」清碧先生回答說：「過去人們說三傳興起後《春秋》就散失了，散失是散失了，但是對三傳也不能輕率地非議。《公羊傳》、《穀梁傳》專門解釋經文，而《左氏傳》則專門記載事實。到唐朝的啖助、趙匡，才開始細緻詳盡地剖析，然後辨明著書的主旨和體例，綜合三家的要點而歸結於一體。陸淳親受趙匡的學問，又著成《春秋集傳纂例》、《春秋集傳辨疑》、《春秋微旨》三本書，他的文章可以說是明白可觀了，他的學問也可以算得上純正了。宋朝各位儒生的著述，都光明正大，詞嚴義密，沒有蘊藏於中而未全部顯現的深奧涵義。只是胡安國注重諷諫，說『高宗復仇』，未免稍微有點牽強附會的地方。

所以朱熹曾經說過：『胡氏說《春秋》，已到七八分的火候，但還沒到灑脫的地步。』說得確實有道理啊。又見張洽的《春秋集傳》，王樞的《春秋讞議》等書，都能闡發前人沒有發現的東西，分析說明其中的精妙之處，而要想一點也沒有遺憾則未必能夠。他們中最有成就的，恐怕是程頤吧！」

一會兒擺設宴席，杯盤陳列，菜餚則有黃精草、靈芝，樂器則有朱弦琴、綠綺琴。用黑黍和鬱金草釀造的酒招待他們，賓主迭相勸酬，侍從奴僕，做事恭謹，沒有人敢談笑。

宴席撤下後，就重新燃起篆香，再送上茶具。綠衣童子捧出一幅錦綾裝裱的卷軸，攤開在石桌上。清碧先生讓杜僕成拜見座中全部的賓客，並且說：「同族兄弟之子這次來到這裡，實在感到高興！今天能遇上你們，也是出於前世的因緣，各位仙友該不會無動於衷吧？願求詩句數聯，讓他帶回人間，作為玩賞的珍品，這也是文人的盛美之事，不知道是否同意？」眾仙人都笑著說：「我們已經很久不說世俗的話了，這會兒應該說些什麼呢？」於是清碧先生親自用隸書寫了「幔亭游」三個字在卷首，不芒道人方方壺在後面畫了一幅「幔亭游圖」，紫霄上相玉蟾白真人鋪陳雄文，鋪張辭藻，作《幔亭游序》一篇，但由於文多就不載錄了。然後各位仙人按照次序賦詩，文思敏捷，快如風雨。閒閒宗師吳全節為之吟唱道：

曾祝蕃釐侍尚方，紫壇清夜醮虛皇。奎章已拜看雲賜，真境空餘煮雪房。物外煙霞端可樂，人間富貴久相忘。而翁著述遺書在，石室開時更慎藏。

貞居外史句曲張伯雨也賦詩道：

民常暫別武夷游，為訪名山洞府幽。行處獨攜千歲鶴，歸時自控五花虬。經多傳注真成贅，道在希夷信莫求。泉石鄉中多勝概，可能來此事藏修？

上清外史薛玄卿接著也賦詩道：

綠荷衣上帶雲霞，誤入玄洲外史家。青鳥近傳王母信，蒼龍遙引木郎車。相逢只恨仙凡隔，歸去寧愁水陸賒。儒道異門非確倫，臨風為子一長嗟。

湖山水月道人宰淵低聲吟誦道：

先生著述勝古人，予奪去取皆通神。獲麟聖筆久已絕，末學剽竊疇其真？惟公特起精凡例，迂誕一空穿鑿廢。奇又未許世流傳，幽隧重教石封閉。

先生已是列仙儒，古體親煩漢隸書。遙知置向茆齋裡，夜夜虹光貫紫虛。

開府真人王溪月唱道：

武夷先生洞天在，閉戶窮經辨經注。東海人爭重管寧，南州士競推徐孺。尊王賤伯心何勞，詞嚴義正明秋毫。奸兮已受斧鉞戮，善也還蒙華袞褒。

既成珍愛比金玉，固鎖重封葬山麓。埋藏此日遠靈蹤，誦讀何年載人腹？鬼守不謹蛟出遊，石函一日隨奔流。先生大懼呼族子，函以土石填岩幽。因茲得至清虛境，好斷塵緣發深省。莫向人間戀火坑，幻身渾似浮樞影。玉蟾仙翁宋碩儒，上卿貴重元巨夫。玄曦詞翰古難有，伯雨文章今絕無。湖山水月煙霞老，羽客之中詩更好。虎臥龍跳筆如飛，萬斛珠璣即時掃。群公總是宋元人，驂鸞翥鳳為仙真。

千生萬劫難得見，如何一旦皆相親？蹇餘謬忝官開府，至正年間棄塵土。武夷天日常往來，獨與而翁早為伍。渠歸努力毋蹉跎，流光日月如擲梭。北邙山上舊墳少，聞道新墳今更多。

詩成之後，都親筆揮寫，文不加點。

眾仙正在傳遞賞玩間，忽然圍一道人李玉成、虛一先生趙嗣琪、金淺羽人查廣居、無為子張信甫來到。伯雨說：

「奇事！奇事！」於是把卷軸交給後到的四位仙人題詠。查廣居先賦詩道：

騎得遼東一鶴回，千年又見碧桃開。誰家小子如方朔？偷向碧桃樹下來。

無為子張信甫的詩為：

得道俱為蓬島客，長生已作洞天賓。如何卻起幾間念，更寫《雲謠》贈世人？

圍一先生題詩為：

至人收視息，恬澹養希夷。萬物皆芻狗，此身真若遺。大道無終始，時運有盈虧。寄言學仙子，試向竊中窺。

虛一也接著寫詩道：

好山遠凝黛，弱水難勝載。流響聞天風，飄輪弭飛蓋。因逢世間人，聊問今何氏？

四人寫完，清碧先生笑著向他們表示感謝，接著，各位仙人相互扶牽出門而去。杜僕成拜受錦軸，然後層層包紮珍藏，向清碧先生告辭回家，清碧先生就派人將杜僕成送出洞口，忽然之間洞就不見了。杜僕成回頭望望，四面群山，只有茂盛雜亂的草木；看看自己身上，只有燦爛的錦軸還在袋子裡。再找找自己的小船，原來還繫泊在原來的地方。杜僕成到家後，隨即就前往玉筍山覆箱

峰下面，到處尋訪，果然發現有一棵倒下的鬆樹，斜靠在洞穴旁邊，有一隻封閉很牢固的石匣，被山水沖刷後，快要墜落而還沒有墜落，橫靠在鬆樹根上。杜僕成條繩懸下岩底，搗土填塞，並加石頭封固。從此以後，杜僕成的臉上有了光澤，走起路來像飛一樣，大概是吃了仙食的緣故。

又過了幾年，杜僕成拋下妻子兒女，攜帶仙人手跡，遨遊名山大川，很少與人接觸。只有吸日精煉丹的龍虎山盧大冶，與他交往最密切，杜僕成把卷軸拿給盧看，並把經過如此這般地說給他聽。盧就臨摹「幔亭游」三個字在仙岩石間，並且抄錄了仙人的詩文，送去給天師看。天師問杜僕成求取卷軸並沒有得到。盧大冶死亡後，杜僕成感到悵然無所依止，不久也死在山中，將死的前一天晚上，忽然風雷攝取卷軸而去。次日中午杜僕成竟然就逝世了。

死去七日後，屍體顏色不變，肢體也不僵硬，目光不散，有見識的人認為這是杜僕成遇到神仙後也留下自己的形骸成仙而去。

## 胡媚娘傳

黃興，是河南新鄭縣驛站的差役。一次，他偶然外出辦事，晚上回來，因為走路累了，就在樹下休息，看見一隻狐狸拾起人的髑髏戴在頭上，然後向月亮禮拜，一會兒，竟變成了一位女子，年紀十六七歲，長得絕對漂亮，在新鄭的路上哭泣，一邊哭，一邊走。

黃興尾隨在她後面，暗中觀察，想看看到底她要幹什麼，狐狸沒有想到自己的秘密已被黃興看破，就故意作出嬌媚的樣子。黃興心裡想：「這東西亦奇貨可居。」於是就問她：「你是誰家女子，竟敢深夜獨自行走？」回答說：「奴家是杭州人，姓胡，名叫媚娘，父親調任到陝西做官，剛才在前面村莊被盜，父母兄弟，都死在賊寇手中，財物也被他們搶劫一空。只有奴家隱伏在深草中，才苟延殘喘到這裡。現在我孤苦伶仃一個人，無處可以投奔，準備投河自盡，了此一生，因此在這裡哭得傷心。」黃興聽了，就說道：「我家雖然貧窮，幸好也不少粗茶淡飯，我的妻子又淳厚和善，可以容納得了你。你能到我家去安身嗎？」狐女忍住眼淚拜謝說：

「長者可憐我，真是我的再生父母啊！」隨即來到黃興家，又把以前說過的話告訴給黃興的妻子聽。黃興的妻子見狐女柔順，也就好好照顧她，而黃興始終沒有把事實真相說出來。

當時有一個進士叫蕭裕的，是福建人，新近被授予耀州判官的職務，赴任經過新鄭，他與新鄭縣令彭致和是中表兄弟，於是就順便拜訪彭致和，而彭致和則把他安排在驛站住宿。黃興正好在驛站當差，他見蕭裕年青，性格豪邁不像是個本份人，而且攜帶的行李又很富足，就對妻子說：「我們馬上可以脫貧了。」於是，為了讓蕭裕動心，他屢次讓媚娘到井上打水，以便讓蕭裕看到她。蕭裕果然喜歡媚娘的美艷，就請求娶她做小妾。黃興說：「官人一定要娶我女兒的話，沒有十倍的財禮決不行。」蕭裕一點也不吝嗇錢財，傾其資財，務必使這件事成功，隨後帶著媚娘抵達任所。

媚娘稟性聰明，為人又柔順，上從太守的妻子，下到眾位官員的家室，各送綠羅一匹，胭脂十帖。媚娘奉侍長輩，愛撫幼小，都能得到他們的歡心。因此裡裡外外都稱贊她，人們沒有不滿意的話。有時賓客突然來到，蕭裕來不及安排，而酒饌之類的東西，媚娘隨手就能拿出來招待客人，豐盛或者儉樸都能措置得宜。空暇的時候，媚娘親自紡織，親自煮繭抽絲，平時則深居閨房，腳步從來不踏出外面的門檻。蕭裕若遇有疑難的事情，每每向媚娘諮詢，媚娘則一一為他剖析，曲折深入地把實情分析給他聽。蕭裕誇耀自己得到了賢內助，而同僚之間，也無不相信媚娘是個賢惠的婦人。

沒多久，省府聽說蕭裕有才能，就徵召委派他到各府催糧。媚娘對蕭裕說：「郎君在官府裡要努力，盡心於公事。

家裡的雜務，我可以擔當。你應當保重千金之身，以圖報答朝廷恩德於萬一，千萬不要被家事拖累了。」蕭裕點頭允諾，與媚娘告別。於是一路前行，晚上寄宿在重陽宮。道士尹澹然看到蕭裕後，私下對蕭裕的下屬周榮說：「你們官長身上妖氣很重，不治的話將會有生命危險。」周榮把這話告訴了蕭裕，蕭裕叱罵說：「什麼鬼道士，竟敢如此妄言！」

這一年冬末，蕭裕催糧完畢才回到州府。當時，正是暮春時節，蕭裕生病了，面色萎黃，身體消瘦，所做的事情顛三倒四，舉止行動匆忙急迫。同僚為他求醫，給他服藥，卻都沒有效果，也沒有人知道他起病的原因。周榮忽然想起尹澹然的話，就向太守稟告，太守問蕭裕，蕭裕說：「是有這麼回事。」於是太守對副職劉恕說：「蕭君臥病在牀，都說有邪祟，我們不能坐視不管。」劉恕說：「何不請尹道士前來消滅邪祟？」太守即刻準備了書信禮物，派周榮到重陽宮去請尹澹然。

到了重陽宮，尹澹然說：「他當初不相信我的話，以致有今日。但是道家把救人性命作為自己的任務，又怎麼可以不去走一趟呢？」於是便和周榮一起到了耀州。太守出來迎接，請求救助醫療蕭裕的疾病。尹澹然屏退閒雜人後，告訴太守說：「這件事我知道已經很久了，蕭裕的宅眷，乃是新鄭縣北門的老狐狸精，化身為女子，迷惑了很多人，如果不立即除去，其禍害實在不可估量。」太守驚愕地問道：「蕭君的妻子，眾人都稱贊她賢惠，怎麼現在忽然有這個說法？」

尹澹然說：「姑且等待明天，就可以見分曉了。」於是就在州衙門的後堂上構築祭壇。

到了第二天中午，尹澹然手按寶劍，書寫了一道符，招集神將。一會兒，鄧忠、辛環、張節三位雷部天神，森嚴地站列在祭壇前面。尹澹然焚香告訴天神說：「州判官蕭裕，被妖狐迷惑，麻煩各位即刻剷除狐孽。」隨後，尹澹然舉起大筆書寫了一道檄文，交給天神拿去。那檄文道：

上清天討伐雷神府分管，查察而得：陰、陽二氣始分，天在上，地在下，從此奠定了法則；天、地、人三才已分，造化人生，也各從其類別。念疆域廣大，數狐狸怪魅眾多。聚集樹葉作衣裳，戴上觸體改變相貌。擊狐尾發出火星來作祟，聽冰下無水而後過河。所以百丈禪師悟破因果之禪，大安高僧出入羅漢之地。楊再思機智善辨，難逃兩腳野狐的譏諷；張華博學多聞，能識別千年的斑狐。更何況蕭裕乃是福建的進士，七品朝廷命官，狐女竟敢自獻你的腥臊之身，奪去他的精氣，投靠驛站的差役，最後又作了官宦人家的配偶，放縱這種臨時的湊合而不知羞慚，身懷貪婪的心而不知停止。狐的特徵是毛長，狐的名字叫紫紫，過錯豈可掩飾？說起來醜惡啊！州郡的城隍失於覺察，暫且姑息寬容；守護宅子的土地神竟讓狐狸隱藏，要另行追究查辦。青丘國九尾狐是正犯，必須載入黑簿，判處嚴刑，押赴集市，用雷劈死。讓狐不能借虎威嚇人，使兔子有年鑿戒。九尾狐盡行誅殺，萬劫不得赦免。速讓耀州衙門清靜，永遠斷絕新鄭驛站的禍根。永久關押在鬼門關，完全按照陰司地府的法律辦。佈告全國，讓大家都知道。

一會兒，黑雲像濃墨，大雨傾盆，一聲霹靂，媚娘已被雷震死在市肆中。吏卒僚屬前往觀看，原來真是狐狸，而髑髏仍然戴在狐狸頭上。各家的女眷急忙取出媚娘送給她們的東西來看，原來綠羅是幾根芭蕉葉，胭脂則是幾片桃花瓣。

她們把這些東西拿來給蕭裕看，蕭裕這才消除了疑慮。尹道士命令焚燒死狐狸，然後埋葬在偏僻的地方，上面用鐵簡鎮壓，讓它永遠絕跡。而後尹道士又拿出硃砂、蟹黃、香灰給蕭裕服用。接著，甩甩袖子回歸重陽宮，飄然前去，不再回頭。

蕭裕的疾病痊癒後，才把娶媚娘的事告訴太守，太守派人到新鄭縣詰問黃興。黃興已經移居別處，他家裡很富裕，也不再做驛站的役吏了，大概是得到蕭裕聘禮的緣故，他這才稍稍對人說起嫁狐女的事實。查訪的人回來，便向太守詳細報告。眾人這才相信狐狸善於迷惑人，並且認為尹澹然的法術確實神奇靈驗。